

“反思”对“形式指引”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方法的比较

朱 松 峰

[摘 要] 为了原初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生活之流,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分别提出了“反思”和“形式指引”的方法。它们之间是“对”(versus)的关系。但也正因如此,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做生活现象学的两种可能性和重要启示。

[关键词] 反思;形式指引;方法;胡塞尔;海德格尔

[中图分类号] B51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6-0727-05

胡塞尔的“内在时间现象学”和“边缘域”理论表明,他把意识生活看作一条不间断的河流,一条处在无尽运动中的“赫拉克利特之流”;早期海德格尔则把“动荡不安”(Bewegtheit)视为“实际生活经验”的一个最根本的规定。然而,由于哲学概念总是普遍的、抽象的、静止的,而生活则总是个体的、具体的、变动的,所以,他们的哲学必然都不得不面对同样的一个难题:如何原初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生活^①之流?为此,他们各自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反思”和“形式指引”。

一、胡塞尔的“反思”方法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试图说明纯逻辑的规则是如何不依赖于个别人的主观意识而被构成的,为此他提出了对人的内在意识意向性进行“描述”的理论,他自己称之为“描述心理学”。其基础是人的内在意识所形成的“内知觉”,即意识反思自身的内在活动。因为他很明白,像意识和意识内容这类内在的东西,只有通过反思才能被认识。“内在”必然是反思的产物。可见,他的描述心理学归根结底乃是一种反思的方法。

但是,在1903年胡塞尔就发现“描述心理学”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现象学的任务并非只是纯粹的描述,它还必须把所有存在都还原为现象,这样纯粹描述才有意义。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以纯粹的反思来严格实行对外界客体对象进行悬置的原则,以获得先验主体性的意识结构。然而,布伦塔诺意义上的描述心理学把对内在经验的描述与对外在自然界事物的描述同等看待,仍然具有经验论的性质,所以并不符合胡塞尔关于内在意识在反思活动中的“悬置”原则。因此,再继续用布伦塔诺的意义上使用“描述心理学”的方法就不恰当了。可见,胡塞尔之所以从“描述心理学”走向“先验现象学”,其根本动机在于:更彻底地摆脱一切经验性的东西,在最为纯粹的反思中通达先验的纯粹自我,并获得它的本质结构。

综上所述,从本质上来说,“反思”(Reflexion)乃是胡塞尔所有现象学方法的不变枢轴和根本。如他自己所言:“在纯粹体验领域的最普遍本质特性中,我们将首先研究反思。这样做是因为它的普遍方法论功能:现象学的方法完全在反思行为内起作用”,现象学的可能性首先依赖于反思的功效^[1](第186

页);“关于反思的本质研究对现象学以及同样对心理学所具有的根本方法论意义表现在,内在本质把握的和内在经验的一切样式都包含在反思概念之内”^[1](第 190 页)。也就是说,无论是描述心理学,还是本质还原和现象学还原,无论是意向性,还是所谓的“先天”都建基于反思的基础之上。就连直观也概莫能外。所以,倪梁康先生明确指出:“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中,反思自始至终是现象学思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甚至可以说,反思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最显著特征。”^[2](第 58 页)

那么,什么是“反思”呢?胡塞尔明确指出:“‘反思’就意味着,‘我们所反思的东西、现象学的体验对我们成为对象性的(被我们内感知到)’。”^[3](第 141-142 页)也就是说,“反思”本质上乃是一种“对象化”的思维方式^②。而且,由于反思自身也是一种体验,因此它也可以成为更高一阶段反思的意向对象。这个过程可无限地进行。显然,这是对自然态度进行变样的结果。经此改变,一个未被反思的东西就被转换成了被意识的客体对象,自然态度变成了现象学的态度。所以,如赫尔曼所言:在胡塞尔这里,从前现象学的态度向现象学态度转变,就是从行为的素朴实行转入反思的姿态。这种现象学的反思自身是一种意向性行为,其意向对象是一直被体验着但现在才被主题化的、带有自身之对象的行为^[4](第 74 页)。简言之,反思就是把意识体验活动自身作为对象来考察。这样,从前在素朴的意识实行中被遮蔽了的认识,对自我变成了明显的和可以作为对象来考察的东西。胡塞尔称此为一种“倒转”。

在胡塞尔看来,“反思目光”的可能性属于体验的本质,一切体验都能成为“内在感知的对象”。这样,前理论的体验流自然也只能依据反思的方法而被把握。所以,他说:“体验的存在方式在于,直观感知的目光可以完全直接地朝向每个现实的、作为原本当下而活生生的体验。这种朝向是以‘反思’的形式进行的,……体验的存在方式在于,以反思的方式原则上可以被感知”^[3](第 150-151 页);“反思是这样一种行为的名称,在这种行为中体验流连同其复合关联体(体验因素,被意向物等等)的出现,成为显然可把握的和可分析的”^[1](第 189 页)。

二、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方法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虽然“形式的”意味着不受限于特定的内容的东西,但它与普遍或一般之物毫无关联,也不进行排序,而是意味着关联性的东西。简言之,形式就是纯关系。而他所谓“指引”是指为对现象的理解先行标划方向和道路。合而言之,“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就是为获得原初的理解而实行的、对现象关联的先行显摆和暗示。因此,它主要有如下的两种功能:

首先,“形式指引”的肯定性功能在于先行给出现象自身的关联,为理解的实行提供出先行的指点和暗示,因为它可以“从不确定的、但以某种方式可理解的显示内容出发,把理解带向正确的视线(Blickbahn)”^[5](第 80 页),照亮某一路段,以及在这一路段上行走和观看的某一歇脚处。可见,形式指引起着一种向生活自身之中引领(führen)的功能。它把自己对实际生活之起源的本真理解转让出来,从而为最终赢得生活的真正动机提供了契机。所以说,形式指引虽然在内容上是空的,但在实行上却是具体的,即给出了实行的方向,从而赋予对被显示之物的实行以开端的特征(Ansatzcharakter)。它先行敞开了要被理解的东西的维度,为理解给出了可借以开始的可能性。

形式指引是在实际生活经验自身之中,出自实际生活经验并为了实际生活经验,而实行它的这种先行指示的功能的。因此,它并不是对生活关联(Lebensbezug)的绝对打断,而是可以在生活自身之中,成为生活之最高潜能的索引(Index)。也就是说,形式指引可以前理论地将实际生活经验保持在其原本的动荡不安之中,并可以将生活的目光引向自身的这种“动荡不安”。所以,凭借着它所给出的这种看的可能性方向,形式指引可以激发当下的境域从而被具体化。在海德格尔看来,形式指引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特定的、时间性的历史境域的先行居有而获得一个“原初决断(Urentscheidung)的境域”,而不是要通过不断的逼近和重构,最终原原本本地再现曾经存在过的事物和事件。对此,伊姆达尔曾正确地言道:通过做哲学而引向真正的境域——这个要求乃是海德格尔全部早期讲座的基础,其“形式指引”的根本要旨就在于把“境域”作为一个具体的、向来我属(jamainir)的本真境域激发起来^[7](第 160 页)。但这

本真的决断“境域”不是人们通常所谓的“环境”、“境况”(Lage),这里一切都取决于在其境域之中并为了它的境域而时机化地“实行”^[8](第53页),即每一自我的当下担负和决断。

这样,通过被具体的实行,形式指引就可以凭其先行的指示而指入个人的具体实际生活经验,激发出真正的境域(使命、命运、恩赐)。在这境域中,“实际生活经验”或“缘在”(Dasein)的动荡不安成了可见的,从而促迫当下的“实际生活经验”或“缘在”不断决断、革新自身,赢得本真的自我。

第二,形式指引还具有否定性的功能。动荡不安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意蕴和形式是不断变易的,因此,(对)它的形式指引当然也不能像严格的数学定义那样,做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本己的、具体的、实行的任务”^[8](第32页)。也就是说,实际生活经验需要不断地被重新显示。形式指引所指示出的只是实际生活经验自身之尚未成为现实的动机和倾向,即走在途中还没有完全当下在场的东西。它只能预先给出这样的一个方向,而不会将之予以固化(Festlegung),不会提供精确的对象性规定或固定的一般命题。因此,形式指引是一种“警告”(Warnung)和“防御”(Abwehr)。它具有先行禁止的、阻挡的特征,即禁止盲目地、教条地依据某种任意的前提设定而把范畴的意义固化,走向僵死的理论的对象性规定,禁止起手就把生活看作主体所面对的、现成不变的客体对象,更禁止将此看作实际生活经验之唯一可能的存在样式。这种警告性的禁止作用的关键之处在于,先行保证了关联之实行的各种可能性依然是敞开的,从而也就保证了如下的可能性:在不断的实行中,把现象的关联意义保持在“悬而未决”(Schwebe)和“既不一也不”(Weder-Noch)之中,也即将之维持在运动变易之中。

另外,海德格尔强调指出:形式指引所具有的这种否定性的预防功能的必要性,出自实际生活经验自身的没落倾向。它禁止把关联意义导向世界性的内容,而是将其引向自我世界中的起源领域,即动荡不安中牵挂着自身的“实际生活经验”或“缘在”。它致力于打破漠不关心的自足态度,而要求一种在瞬间中的转变,向任何想寻求理解的人都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和挑战:去承担起将其自身转入其本己缘在中去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形式指引是没落生活的一种反运动。

三、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方法之比较

根据胡塞尔对“反思”的理解,他的这种方法在不间断的体验流中支起了一个以主客二元分立的理论姿态为地基的构架。这构架就像被插入的一个筛子一样,让流经它的东西变了样。所以,凭借反思方法所把握到的体验流根本就已不再是原本当下进行的活生生之流自身了,而是被变换成了一个可以作为固定的对象来面对和分析的客体对象。而通过筛子的“分一析”被最终截获的东西,就是那个“先验的纯粹意识自我”。可见,“只通过反思经验的行为我们认识了有关体验流和体验流与纯粹自我的必然相关性问题”^[11](第192页),而这才正是胡塞尔反思方法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所以,说到底,他所谓的“反思”实际上并不是原初地把握“体验流”的方法,而是通达“先验的纯粹意识自我”,获得普遍性本质和结构的方法。因此,他宣称:“因为在意向综合之流中,既然它在一切意识中都造成了统一性,并且是在意向行为和意向对象上构造起对象意义的统一性,那么,占统治地位的就将是一门本质性的、在严格的概念上可把握的类型学。”^[9](第67页)所以,胡塞尔坚信:“现象学的任务就在于,借助精确的概念尽可能清晰地描述直观的模糊构成物”^[10](第279页),建立这种严格的科学正是胡塞尔的根本动机之所在。

既然如此,虽然胡塞尔已经看到,“不可能设想将一种确定的概念和术语加于任何一种流动的具体物上,也“根本谈不上哲学……在方法上(甚或在内容上)要向精密科学看齐”^[11](第26页),但是通过其反思方法及与之相应的普遍性概念,他所追求的和获得的是,也只能是一种绝对的、普遍的、无限的、永恒的终极之物。而这就意味着:“反思因此不是逗留于体验的实行之中,不是与体验之实行方向的理解的同行,而是一种同体验的脱离,折射向体验的目光,以此方式体验成了反思行为的意向对象。”^[4](第75页)因而,“反思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篡改了原本生活的再造”^[12](第99-100页)。对此,海德格尔曾引用那托普(Natorp)的话指出:“这种反思必然会对被体验的东西起到一种分析的、仿佛是解剖性的或化学分解式的作用”^[13](第101页)所以说,试图以这种方法,按照其“一切原则的原则”来如其自身地把握作

为赫拉克利特之流的活生生体验领域,是根本不可能的。胡塞尔自己也坦然承认:一个体验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条统一的长流,我们将反思目光指向它时,“对这个统一的完整的‘同游的’知觉把握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反思的方式中,“理解以及全部现象则完完全全地受到再造性改变”^[5](第 148-149 页)。这样一来,虽然“在从一个把握到另一个把握的连续进程中我们现在以某种方式也把握住了作为统一体的体验流”,但是“我们并未将其作为一个单个体验来把握,而是以一种康德意义上的观念的方式来把握”^[1](第 208 页)。也就是说,反思也同样扭变了真正的个体,将之理解为了种属的个例。总而言之,反思打碎了体验的流动,并死死地抓住了被留下的碎片。因而,如索洛克兹所言:胡塞尔的反思现象学“只能以一种方式使体验自身显明:理论的”^[14](第 110 页)。

而根据海德格尔对“形式指引”的阐述,他的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在实际生活经验自身之中保持住实际生活经验的关联,先行显摆出理解的原初境域,而不固着于对象性的规定和思维方式而脱离生活的脉络,寻求绝对普遍有效的概念性规定。因而,它可以通达和理解前理论的实际生活经验领域,在具体的实行中把捉历史性的个体;另一方面,形式指引既不盯着实际生活经验的动荡死看(Nachsehen),也不被吸入其中(hinsehen),而是与之同行(Mitgehen),从而可以将之保持在实行的动荡之中,逆转其没落倾向,赢得本真的自我,而不是寻求稳固和牢靠而切断生活自身的流动。因而,这种“意义的动力学”(Sinnodynamik)^[15](第 128 页)可以原初地通达和理解动荡不安的实际生活经验,赢得决断自我的本真境域。这正是海德格尔的原初动机之所在。

可见,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是生活自身境域式的、纯关系式的构成意义和领会的方法,它所揭示的是一个主客还未分立、正在构成之中的实际生活本身,所以,如张祥龙先生所言:“用这个方法确实能以一种非反思的(这一点跟胡塞尔不一样)但毕竟是哲理的方式,以不牺牲生活经验的流动性、生成性为代价来讨论哲学问题。”^[16](第 227 页)伊姆达尔则说:“形式指引概念是运动的概念(Bewegungsbegriffe):它们在方法上引入了一种能够把‘运动’推入其向来我属性中去的解释学的动力学。”^[7](第 171 页)

海德格尔这种形式指引方法表明:传统的种属和类概念,恰恰由于其备受称赞的、可以毫无困难地被所有人共同接受的普遍性和精确性,是不适合于用来表达“实际生活经验”的,而看似空泛的、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把不断具体地加以实行的沉重任务交给理解者的形式指引,却恰恰就是理解前理论的、个体的、运动的(历史的)实际生活的恰当方法和语言。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原初地表达和理解前理论的、动荡的实际生活经验,实现“追寻生活的真理”的原初动机。

综上所述,胡塞尔的“反思”与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之间的关系是“对”(versus)。反思是理论的和以客体对象为导向的,而形式指引则是前理论的并试图克服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分立;反思的最终目标是达及先验的纯粹自我,而形式指引的终极鹄的是通达实际生活经验的动荡;胡塞尔反思方法的原初动机是寻求绝对、无限、普遍和永恒之物,为人类知识建立起牢固可靠的根基,而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方法的原初动机是显明生活自身的真理,赢获本真的自我。不过,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正是由于这两种方法的“对”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诸多重大差异,我们不能厚此薄彼,贬低一方而拔高另一方。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做生活现象学的两种可能方式。而且,它们共同向我们表明:哲学不能够脱离生活,否则哲学就不可避免地会扭曲生活自身的活生生之流,哲学家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自己生活的冷漠看客;另一方面,哲学必须与生活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否则哲学就不可避免地被世俗生活的倾向所吞没,哲学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常人”。所以,为了原初地把握生活,哲学首先应当寻求一个恰当的“之间”或距离。就这方面而言,胡塞尔走得太远了,而海德格尔则走得太近了。所以,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走向了 Dasein,并在后期进而走向了 Sein。

注 释:

① 当然,“Leben”对于胡塞尔来说意味“意识”,而对海德格尔来说意味着“实际生活经验”,这本身就是二者之间的一个根本性差异。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拙文《“纯粹意识”与“实际生活经验”——胡塞尔与早期海德格尔的比较》(载《广西

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 ② 因此,本文不赞同霍普金斯的如下看法:在胡塞尔那里,反思并不是内感知,边缘域是其本质特征,因而反思可以是非对象化的行为(参见 Burt C. Hopkins *Intentionality in Husserl and Heidegger: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al Method and Phenomenon of Phenomenology*,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p. 211)。因为,胡塞尔自己曾明确指出:超越性的反思体验是非侧显的(参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23-124页)。所以,对于他来说,反思是一种完全明证性的行为,在其中没有任何模糊混沌之处,这正好是对以边缘域为其本质特征的非反思体验的克服。也正因此,反思才可以直观到本质。

[参 考 文 献]

- [1]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 [2]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 [3]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 [4] Herrmann, Friedrich-Wilhelm v. 2000. *Hermeneutik und Reflexion: Der Begriff der Phänomenologie bei Heidegger und Husserl*.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 [5]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 [6] Heidegger, Martin. 2005. *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 [7] Imdahl, Georg. 1997. *Das Leben Verstehen*.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 [8] Heidegger, Martin. 1985.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 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 [9] [德]胡塞尔:《笛卡儿式的沉思》,张廷国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 [10]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 [11]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 [12]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4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 [13] Heidegger, Martin. 1987.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 [14] Xolocotzi, Angel. 2002. *Der Umgang als Zugang*.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15] Heidegger, Martin. 1995.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 [16] 张祥龙:《朝向事情自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 涂文迁)

A Comparison between Husserl and Heidegger's Methods

Zhu Songf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Wuhan 430073, Hube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grasp the flow of fluctuant life, Husserl and Heidegger respectively put forward “reflection” and “formal indication” as their metho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is “versus”. However, they provide us two possibilities of doing phenomenology of life and some important indications.

Key words: reflection; formal indication; method; Husserl; Heidegger